

徐梵澄先生及其手稿

李小文

徐梵澄先生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教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特约顾问。他精通梵文、德文、英文、法文并兼通拉丁文、希腊文、印地文等多种语文，是学贯中、西、印三大文明学术的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诗人。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古代哲学、佛教、印度教、西方哲学和中国的儒、道、释。他一生钻研精神哲学，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学术道路。

最近，经陈力副馆长的介绍，国家图书馆名家文库收藏了徐梵澄先生的《薄伽梵歌论》一书的手稿。为使《薄伽梵歌论》手稿能入藏我馆，徐梵澄先生的秘书孙波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同时，他还讲述了徐先生的许多往事，使我们有更多地了解徐先生奇特的人生经历。

一、生平简介

徐梵澄（1909—2000），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他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经营绸缎、湘绣，开办小学、医院。徐梵澄自幼习读古文，旧学根基深厚，诗书篆画皆通。稍大即入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毛泽东曾当过他的地理老师。1926年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192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由于追求进步，不满学校当局的腐败，写出《谈谈复旦大学》，并投稿于鲁迅主编的《语丝》，由此结识鲁迅先生，也因之得罪当局，在学校难以立足，遂于1929年8月赴德国留学，主修哲学，辅修艺术。1932年8月因父病危回国，之后在上海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徐梵澄先后在云南中央艺术专科学校、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1945年，徐梵澄被当时的教育部派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和“欧阳竟无佛学思想”。1951年，他来到印度南部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开始了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漫长而艰苦的治学之路。在那里学习、执教、翻译、著述了近三十年。在清苦孤寂中潜心研究和翻译印度古代典籍《奥义书》，译释与诗圣泰戈尔、圣雄甘地共列为“西方三圣”的圣哲阿罗频多的超心思哲学著作以及印度教的经典等，还用英文著述，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具有最深奥的哲学知识的中印两国间搭建着文化交流的桥梁。

1978年，徐梵澄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勤奋著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高峰。直到90岁，徐梵澄孤独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徐梵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学识和修养在国内外学界同人中具有极高的声誉。北大教授金克木说：“用汉语古文体从印度古雅语梵文译出《奥义经》，又不用佛经旧体，每篇还加《引言》和注，真是不容易。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没有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那是办不到的。”现任新加坡阿罗频多协会副主席帕帖尔先生称赞他是“我们时代少见的一位圣人。”“他在学问、道行上都非常之高。”许多人将他比为“现代玄奘”。季羨林先生嘱咐学人说：“徐先生一生治学严谨，道路坎坷，应该好好向学术界介绍一

下。”纵观徐梵澄的一生，探索真理的追求伴随着奇特的经历。现仅据所知，就徐先生与鲁迅关系及其学术成就，略作叙述。

二、鲁迅的学生

徐梵澄在人生的重要关头认识了鲁迅先生，得到了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其影响是他一辈子的精神支撑。

青年徐梵澄受鲁迅影响最深。1928年，鲁迅应邀到上海江湾的实验中学演讲，为演讲所激动的徐梵澄不禁提笔给鲁迅写信。鲁迅在家中接待了这个青年，自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友好交往，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了人生历程的转折，可以说鲁迅影响了他的一生。

徐梵澄经常与鲁迅先生通信并登门求教。他的文章由鲁迅介绍在《申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约有200多篇。由于他对鲁迅的文章尽力“试作较内里的探求”，以至杂文风格颇似鲁迅。又因经常变换不同笔名，所以很多文章被误认是鲁迅写的。“我写一篇文章，鲁迅要写几篇才能澄清不是他写的。”很给老师添了些麻烦。那时徐梵澄常请鲁迅推荐文稿，却不许以原稿寄出，因为他觉得到处有人监视他，有被捕杀头的危险。鲁迅只好请许广平代劳，有时还亲自替他抄好，寄出发表。这一切，徐梵澄当时并不知道。直到晚年，他才明白自己的过错，悔恨地说：“我还以为这样的大作家有抄写的人，哪知是先生和师母代抄的，我真该死！”1935年，在鲁迅的影响和支持下，徐梵澄翻译了尼采的著作。鲁迅先生亲自将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郑振铎和良友公司的赵家璧，使这几部译著得以顺利出版，从此奠定了徐梵澄在尼采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徐梵澄对佛教的探索也源于鲁迅，“可说我于佛学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启蒙的。”他常向鲁迅请教有关佛教的问题，由此知道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后来，他以超人的毅力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学习工作了33年，翻译了不少佛教典籍，被称为“现代玄奘”。但他晚年谈到鲁迅时，仍说“揣想其佛学造诣，我至今仍不敢望尘。”他赞鲁迅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¹他听从鲁迅的教诲，翻译佛经，研究佛学，却不信奉佛教。他所探求的是佛教思想中那些属于“精神哲学”的内核。

徐梵澄在艺术欣赏上也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比如对汉魏六朝历史文化的钟情，对汉魏风格诗歌、书法的喜爱和理解，以及对德国版画、木刻的学习研究。徐梵澄在德国留学期间受鲁迅之托，代为购寄德国版画和其他外国小说、文艺书籍，为此他特意选修了艺术史，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版画创作，因为他知道“木刻艺术，是先生一手提倡的”。徐梵澄是我国新兴版画最早的创作者之一，他创作的版画很为鲁迅所喜爱，鲁迅的译文集《一天的工作》的封面即采用了徐梵澄的木刻作品。我们有幸见到了徐先生早年创作的几幅木刻版画，更出人意外的是，还看到了印度人印制的以他画的中国山水画为封面的精美本册。他图画中那宁静、空灵的意境，真让你弄不清这位学者的精神世界到底有多远，多深，多美。

徐梵澄对鲁迅感情很深，在84岁高龄时，仍欣然接受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纂《鲁迅藏外国版画》的校定工作。他对这些版画最熟悉，因为其中很多就是他为鲁迅先生从德国买回来的。他不顾年迈病弱，不怕麻烦，多次到图书馆查阅英、法、德文资料，还特意自费购买了大百科全书。他以耄耋高龄连续工作了几个月，写出了完整的鉴定材料，还为这部书写了“前记”。鲁迅博物馆的同志深为感动，提出付酬，徐梵澄先生却说：“为鲁迅先生做事怎么会要钱呢？”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按期赠送给他，他也拒绝接受，一定要

1 《星花旧影》，徐梵澄著，载《鲁迅回忆录》（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自费订阅。周海婴说“徐先生对父亲的敬仰之心不但终生未改，还惠及我这个后代。直到晚年还经常惦记我，……长辈的这种殷殷关切之情一直使我深为感动。”²

徐梵澄与鲁迅的交往中也有发生误会的时候。据周海婴回忆：有一次，我正在客厅玩耍，听得有人敲门，进来个青年人，说是要见先生。佣人告诉他先生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过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开门后见来者仍是他，手中捧了束鲜花，招呼也不打，直往楼上冲去。这时母亲立即迎了下来，企图挡住他不让他去影响父亲的休息。但他仍径自到父亲床边，什么话也没说，只向父亲身边放上鲜花，转身下楼而去。当时父亲只看看他，一言未发。这位执拗的青年就是徐梵澄先生。徐先生与父亲本来就熟，他出国时，父亲曾交给他一些国画（据周海婴回忆是宣纸），希望他趁便赠给德国画界朋友，以作中国文化的宣传。不想年轻的徐先生并未领会父亲的意图，回国时将画原封带了回来，使父亲颇为不悦。也许当他闯进来献花时，父亲还余气未消，才未予理睬的吧。但此一行动也颇见徐先生赤诚的性格。³（到了晚年徐先生才道出实情：那时外国艺术家对中国文化不重视，送，也不易啊！可又不能对鲁迅直言。）

由此可见青年徐梵澄的奇特个性。他十分热爱和尊敬鲁迅，但也率真任性，“青年时代，我于人情世故懂得很少，好问，纠缠不清”。⁴鲁迅夫妇对此有所指正，但也予充分肯定。鲁迅在向《自由谈》等刊物推荐徐梵澄时，称其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做短评，颇似尼采”，“颇有佛气”，“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他们一直对这位“脾气颇不平常”的青年寄予厚望，即使在“意见相左”之时，鲁迅仍旧为他校稿，抄稿，并推荐发表。徐梵澄终于没有辜负恩师与师母的期望。他牢记鲁迅先生的教诲“稍自足于春华”，克服了好走极端的脾气，坚韧不拔地走上一条潜心向学、寂寞艰辛的学术之路，性格也变得平和淡泊、从容不迫。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鲁迅在学术上的许多想法、追求未能实现，在与先生的交流和求教中，徐梵澄将老师的教诲铭记在心，可以说在学术这一脉，只有徐梵澄真正沿着导师的思想一路走去，尽管道路曲折、坎坷、寂寞、孤独，但他毫不动摇，一往无前，在实现鲁迅的学术传承上做出了可以告慰恩师的成绩。

徐梵澄对鲁迅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这样写到：“每一怀念那一伟大人格，往往生起愤懑。我觉得纵使现在树立若干铜像或石像，建筑若干纪念馆之类，皆不足以补偿那惨淡奋斗的平生。”⁵他对故人强烈而独特的情感跃然纸上，他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尊敬与爱戴就这样与众不同地表达出来。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以他和鲁迅的关系，他可以得到各种荣誉和头衔，可是他却不见任何媒体。因为他牢记鲁迅先生远离记者的教导，再就是惟恐耽误工作。读徐梵澄的文章，看他的为人，使人觉得他也和老师鲁迅一样，是一位在“深山中苦行”的精神探索者。他的沉静，他的渊默，的确是得了鲁迅先生的精神真际。

三、学术成就

30年代徐梵澄从德国留学归来，仅几年时间，便翻译出版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朝霞》、《快乐的知识》、《尼采自传》等多种著作，成为尼采著作最早富有成就的翻译者和研究者。

尼采在西方被认为是诗人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苏鲁支语录》（今译《查拉图斯特拉

2 《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海南出版公司，2001年。

3 《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海南出版公司，2001年。

4 《星花旧影》，徐梵澄著，载《鲁迅回忆录》（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5 《略说“杂文”和《野草》》，徐梵澄著，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如是说》), 刊行于 1884 年, 全书凡四卷, 是以散文诗的优美文笔, 宣扬他的哲学, “甚为鲁迅所欣赏”。在鲁迅的建议和帮助下, 徐梵澄翻译了这部著作, 郑振铎先生曾赞“他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 “到今天看他的翻译也是很好的, 后来者还没有超过他。” 60 年后, 商务印书馆又将该书再版, 年近 90 岁的徐先生为之写了 2 万字的《缀言》。他评说尼采“其所为人崇拜者, 尤在其人格伟大, 苦斗了一生, 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是一种英雄主义”。⁶ 他认为, 这大约也正是鲁迅先生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却未尝抛弃尼采的原因, “所重在其革命精神”。

《奥义书》是印度古代文化中最重要典籍之一, 曾对佛教产生重要的影响, 还影响了近现代欧洲的哲学思想。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意义, 我国不少学者很早就关注这部书。20 世纪初,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有意与弟子鲁迅、周作人共同学习梵文, 翻译《奥义书》, 后因故未能实现。半个世纪后, 徐梵澄在异国他乡独自完成了前辈学者的夙愿。他充分利用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的丰富藏书, 苦心研究《奥义书》的各种版本百余种, 从中精选 50 种, 用接近古代梵文的古汉语译成中文, 古朴而简洁, 由于经费问题未能在印度全部出版。回国后, 他把这部印度古代精神哲学典籍交由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名为《五十奥义书》。他是把《奥义书》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也是我国研究这部典籍最深透的学者。

徐先生还长期钻研印度精神哲学大师“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和著作, 对他具有印度民族特色的“精神进化论”及关于心灵和性灵的学问有独到见解。他翻译了室利阿罗频多的代表作《综合瑜伽论》、《神圣人生论》、《社会进化论》等。1991 年他又将室利阿罗频多的弟子所采集的“录在日记本的页顶上的供学者每日研玩的语录”翻译成《周天集》出版。室利阿罗频多著作的翻译, 对学术界了解近代印度哲学, 从事中国、希腊、印度三大哲学体系的比较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

他还翻译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及伽里大萨著作《行云使者》。《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著名的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第六篇的“插话”, 讲述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它既是英雄史诗, 又是百科全书, 其中插话部分可以独立成篇, 为印度古代文学名著。《薄伽梵歌》被印度教奉为圣典, “印度教之有薄伽梵歌, 犹伊斯兰教之有可兰经, 基督教之有新、旧约圣经也。”⁷ 因而受到印度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几乎每年都有新注本或新译本出现。1950 年徐先生译出离骚体的汉译本, 共 18 章。7 年以后, 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将其出版。

徐先生还是向印度及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品的卓越学者, 先后出版多部英文著作: 《孔学古微》、《小学精华》、《周子通书》、《肇论》、《唯识精华》等, 意在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

徐先生在印度的学习、生活十分艰辛, 而他却翻译出版了二十部著作, 此外, 还有一些手稿未能出版。所有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 在它背后, 徐先生经历的艰辛和付出的心血无人知晓, “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也”。⁸ 许多文章都把他称为“现代玄奘”, 应该说他比玄奘更不容易。

徐先生学习梵文时已经 40 多岁了。梵文是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 形态变化之丰富, 同汉语截然相反。”⁹ 他学得非常苦, 所幸他得到了院母密那氏的全力支持和关照。密那氏在学院内创造了宽松和谐的学习研究环境, 关爱每一个学

6 《〈苏鲁支语录〉缀言》, 徐梵澄著, 载《徐梵澄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7 《薄伽梵歌》, 徐梵澄著,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0 年。

8 同上。

9 《留德十年》, 季羨林著, 东方出版社, 1992 年。

员，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支持徐先生到香港订购铅字，在学院内成立了一个小型中文印刷所，极大地方便了徐先生的翻译研究工作。学院的条件很艰苦，有人看到他眼镜破了还戴着，雨伞破旧不堪，仍撑着出门。他没钱用时就写字、画画请人拿到美国、香港卖些钱来贴补生活。密那氏同大家一样过俭朴的生活，徐梵澄在她的感召与关心下，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晚年回国后，他不要名，不要利，始终象鲁迅那样，努力做，赶紧做。他从不凑热闹，不左顾右看，几十年如一日，踏实平静地著书立说。他在翻译了诸多东西方经典著作后，目光又落在中国的精神哲学名著上。得知长沙汉墓中有《老子》帛书两种，他“亟求得而读之，以惊以喜，……遂就全部老子哲学为之解。”¹⁰《老子臆解》并没着力考证历代各家的注释和版本，而更多地探讨老子与儒家及庄子、墨子之间的异同，探求中国精神哲学鼻祖之一的老子的本源。有学者评其为“两千年来最好的注释”。这是他回国后第一部学术著作。

1994年，他又撰写了探索中国精神哲学的另一部著作《陆王学述》。他专门设一章论述精神哲学，指出精神哲学与“神学”，与宗教，与西方巫术、灵学等有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宋明儒学说为身、心、性、命之学，也是分别探讨”，最后目的为“变化气质”，而精神哲学也着重“转化”。二者皆着重身、心修为，而对“转化”这样艰巨的事情，儒家最有经验。

徐先生还是诗人，《蓬屋诗存》是先生几十年心灵生活的真实记录。这部自刊线装本诗集共四卷七百余篇，起自1929年，止于1998年，体裁包括古体诗、近体诗、俚语、竹枝词。鲁迅先生曾赞他“诗甚佳”。他的诗内容丰富，写景记事，抒情感怀，是他七十年来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

徐梵澄一生求知若渴，学习不辍。他留给后人的不光是其潜心研究的众多著述，更重要的是执著探索人生真谛的追求精神。

四、《薄伽梵歌论》手稿

《薄伽梵歌论》是“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五大部著作之一。“室利阿罗频多，狱中读薄伽梵歌而见道。此一论著，出文圆明，文章茂实。结构弘大，审辨精微，越轶古疏，颖出时撰。”¹¹1953年，徐梵澄在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时将它译成中文，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出版。

这部手稿，共三部四十四章，638叶，34厘米×22厘米，无格白纸，蓝黑钢笔手书，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纸已发黄变脆，字迹依旧整齐清晰，行距和每个字之间均有一定空隙，便于阅读和修改。这大约是徐梵澄先生译著的老习惯，“慢慢一字一句译出，很少涂改，不再誊抄，便成定稿。……这比起草而再抄写，节省了许多时间。这办法至今仍用。”¹²这部手稿除前面几叶目录外，全部正反两面书写，这在馆藏手稿中较为少见，也可想见当时徐梵澄先生的物质条件比较艰难。徐先生一辈子都对纸张十分珍惜。手稿每一、二小节（约十几叶纸）便在左上角用白线订成一小册，针角缝得极其细密，也就不到一厘米，共有40多册，因年代久远有些已散落。据孙波先生介绍，这些小册子是徐梵澄先生亲手订成的，足见他做事的一丝不苟和对这部手稿的重视。封面上的著作方式开始写“徐梵澄撰”，后改为“述”。正文篇名原写《薄伽梵歌注释》，后改为《薄伽梵歌论》。徐梵澄先生在《附记》中说，因中西文字、思想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删节一些内容，“篇中减段，段中略句，句中省字；于是有合并之篇，有新编之节，有移置之句，有润色之文。”可

10 《老子臆解序》，徐梵澄著，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 《薄伽梵歌论》，徐梵澄著，手稿。

12 《〈苏鲁支语录〉缀言》，徐梵澄著，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以说这已经是经过徐梵澄先生再创作的一部新作品了。徐梵澄先生的文字功力十分了得，文章极有韵味，有深意，隽永、耐看，是经得起反复品读的（孙波语）。许多回忆文章都提到徐梵澄先生最后病重住院时仍将此稿带在身边时常校看。这部跟随先生 50 年，从南印度辗转几万里又到北京，现在捧在我们手中的珍贵手稿背后该有怎样一段艰辛而不为人知的故事，可能只有徐先生自己知道了。徐先生一生虽然著作等身，但因经历战乱和长期漂泊，手稿保留下来的极为稀少。这部至今尚未出版的大部头著作手稿，在孙波先生的真诚帮助下入藏国家图书馆，使我馆的名家文库又增加了一部难得的珍贵藏品。

徐梵澄一生淡泊名利，却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类的精神宝藏。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西方哲学和东方宗教以及中国历代思想史中最精粹的部分。他认为“宇宙间很多至理精微处已远超出了思想的范畴，”他称之为“精神哲学”，而这精神哲学的许多至理却只能心领神会。尼采、室利阿罗频多以及中国的老子、鲁迅等，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象海洋一样深邃而又宽阔。而徐梵澄先生能自如地畅游于这思想海洋的深处，探索和享受精神哲学的精深与博大，体味它的美妙与神奇，它的深刻与痛苦，该有怎样丰富而独特的精神感受呵！虽然徐先生一生过着简朴孤寂的生活，可谁又能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精神贵族”呢？

附：徐梵澄著译目录

- 泥沙杂拾（佚失） 1934 年
尼采自传（德译汉） 尼采著 1935 年 4 月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200 页
朝霞（德译汉） 尼采著 1935 年 9 月 商务印书馆 333 页
歌德论自著之《浮士德》（德译汉）（佚失） 1935 年
苏鲁支语录（德译汉） 尼采著 1936 年 9 月 商务印书馆 305 页
快乐的知识（德译汉） 尼采著 1939 年 11 月 商务印书馆 337 页
佛教述略（英译汉）（锡兰）纳罗达著 1935 年 佛学书局 42 页
阿罗频多传略（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4 年
母亲的话（1）（法译汉）（法）密那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6 年
教育论（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6 年
薄伽梵歌（梵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7 年 374+101 页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0 年 212 页
行云使者（梵译汉）（印度）伽里大萨著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7 年 144 页
伊莎奥义书（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7 年 158 页
由谁奥义书（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7 年 153 页
母亲的话（2）（法译汉）（法）密那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8 年 405 页
瑜伽的基础（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8 年
综合瑜伽论（1）（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9 年 307 页
综合瑜伽论（2-3）（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59 年 342 页
瑜伽论札集（1）（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60 年 389 页
社会进化论（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60 年 266 页
孔学古微（英文）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66 年
南海新光（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1 年
圣母道论（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2 年
玄理参同（英译汉）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3 年
小学菁华（英文）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6 年
周子通书（汉译英）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8 年
母亲的话（3）（法译汉）（法）密那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8 年 465 页
母亲的话（4）（法译汉）（法）密那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1978 年

神圣人生论（梵译汉）（印度）室利阿罗频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年 2册 1058页
五十奥义书（梵译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五十奥义书：修订本（梵译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1133页
肇论（汉译英）（后秦）释僧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79页
奥义书选译（梵译汉） 台北 华宇出版社 1987年 3册 1053页
瑜伽论：自我圆成瑜伽（英译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284页
安慧三十唯识疏释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87年
异学杂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 200页
老子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 118页
唯识精华（英文）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90年
苏鲁支语录（德）尼采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349页
周天集：关于智慧与德行的箴言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年 171页
1998年 143页
陆王学述：精神哲学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4年 218页
母亲的话（法）密那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117页
徐梵澄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 413页
蓬屋诗存 著者自刊
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梵译汉）
薄伽梵歌论（英译汉） 北京 商务印书馆（待出）